

冬

李辉

我的冬,在从前,比春、夏、秋,更需要两根绳子。

冷,是冬的本意。我穿着棉裤,却没有贴身的秋裤。就算我站立不动,风也会从裤脚钻进来,而我必须要走,走五里村路,上学。在冬天里上学,就像走向春天。可是在春天来临之前,我的冬,冷啊冷,冷得我,需要两根绳子。两根绳子,扎紧两个棉裤脚,手指都勒红,打上死死的结。

隔绝了风。

隔绝,却不是终结。风气急败坏,在我耳边呼呼。呼呼得我流鼻涕。鼻涕淌下来,淌过上嘴唇——这回我必须终结,终点是下嘴唇。

上嘴唇碰了下嘴唇,这就不能不说。比如,你欢天喜地地说,下雪了下雪了,下吧下吧,大一点再大一点。可我不喜欢你这么说。你这么欢喜,恐怕是在南方,雪花落在你的眼里,不是冷冷的雪,而是纷纷的花。如果我的北方下雪呢,村里人家就要点燃火炉。火吞噬的是柴,你可能不相信吧,我们全村人,在上冬之前,已经把村前一整座山上的柴草割光。这还不够,我们担心冬天里雪下个不停,就像你说的,下吧下吧,所以要翻过山,到更远的山,再割光一片坡。你多说一句,我们就要多翻一座山……唇下留情,雪啊雪,小一点再小一点,雪啊雪,千万不要下个不停。

冬天里,凡是冷的,我就盼望早点终结。

那时,我却并不知道,冷,未必是冬的本意。

冬天竟然会下雨,或者,雨竟然会下在冬天,这就很颠覆。我确切知道这件事,已经是羞于两根绳子扎裤脚的年龄。我在县城上学,冬日周末外出,恰逢雪后。突然啊,音像店门口的音箱飘出雪花和炉火,哦,不,是飘出如雪花般晶莹清亮,却如炉火般温馨暖人的歌声,那是来自远方的歌手齐秦,在倾诉《冬雨》,在誓言《大约在冬季》。我的脑海突然明朗,心头温暖澎湃,冬雨,既然是冬雨,那就不是大约在冬季,而是一定在冬季。原来,我的世界落雪的时候,远方,外面的世界,落的可能是雨。

哦,这还不是最温暖我的,我还算不得离开家乡,可是,歌里已经在承诺,你问我何时归故里,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……那一刻,从来抗拒风雪如我,第一次想要留住一个落雪的冬日,留住一场雪后的冷,我甚至为歌中人,暗暗双手合十,冬天要早点来,冬天不要早去。

来来去去村庄很多次,去去来来春夏秋冬很多个轮回,我终于明白:四季分明是一种人生;雨,而不是雪,落在冬天,也是一种人生;雪,而不是雨,落在夏天,仍然是一种人生。

我想拒绝和结束的冬,是另一个人心底企盼的暖。

就像有时我们会误解,一个自以为熟悉的字。

就比如冬吧。

冷,不是冬的本意。甲骨文无言诉说,冬这个字,最早像是一根绳子从中间悬起,在两端打上结,这就表示“终”。哦,终结的终,最早写作冬;今天的冬,原来是终。

是在后来,冬才真的变成冬。

你说,是不是很巧呢?不知几千年以后,冬天里,一个懵懂寒衣少年,用绳子扎紧两个裤脚,在风中,开始走,把自己,走成冬的姿势。

城市的光影
欣然
摄

“醉酒仙”老善娃儿

墨村

醉酒仙老善娃儿,大名刘本善,个子高挑,黑瘦,一双圆眼,不喝酒时,黑白分明,忽灵有神,一喝酒,目光散淡,白多黑少。在墨村,娶进门的女人,不叫大名,娘家姓啥,就叫啥姐儿。老善娃儿老婆娘家姓马,村里人都叫她马姐儿。

生产队的时候,老善娃儿由于要娃儿多,还跟得近,一年一个,扑通一下生了四个儿子俩闺女,每顿揍(做)好了饭,马姐儿站在锅台后,手里拎着饭勺,负责盛饭。从小到大,从低到高,排成一长溜儿,个个手里端着木碗,一步一步跟着往锅台边挪。老善娃儿站在边儿上,维持秩序。红薯稀饭还好,若是下个面条改个善儿,排在后面的还没盛到碗里,前面盛过饭的,已呼噜呼噜吃完了。那些年,老善娃儿家少吃少穿不算,还是生产队里年年的缺粮户。为了让娃儿们多吃一口,马姐儿熬煎得没办法。老善娃儿却笑眯眯:“没事,眨个眼,娃儿们大喇,咱就享福喇,孙女孙娃儿一大群,端个饭,送个水,这个喊爷,那个喊奶,咱情(就)只等着挽着胡子喝米汤喇。”

可说归说,劝归劝,每天掰开两眼,就捱摸拿啥东西下锅。没几年,马姐儿生了一场病,发高烧烧坏了脑子,本来一个挺利亮的人,变得木讷了,对任何事儿反应都慢了半拍。人也腌臢了,衣裳也不经常洗,前襟和袖口,总是沾着星星点点的饭疙甲子。

老善娃儿手巧,脑瓜子好使,学会了用麦桔秆和荆条编蒸馍锅盖儿和箩头,乡村一逢集,就背到街上卖,手里能挣几个活钱,不知啥时候,老善娃儿喜欢上了喝酒,一得闲,就寻摸到村里的代销店,打一毛钱红薯干烧酒,靠着柜台,美滋滋地享用。那种红薯干烧酒是散装的,盛在一个大肚子黑瓷酒坛里,端坐在柜台一头,封口的是一坨装满淘净了粗沙的小布袋,上面倒扣着一只拳头大的酒碗。靠近酒坛的货架上,横着一根细铁丝,

细铁丝上挂着两个粗细不等的竹筒酒提子,细竹筒,一提一毛,粗竹筒,一提五毛。老善娃儿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,捏起酒碗,斜靠在柜台后,一仰脖,吱儿一声,全吸进了嘴里,眯眼闭气半天,咕咚下咽,张圆大嘴“哈啊”一声,这才缓缓睁开眼睛。若杯中酒不小心洒在了桌面上,他会闪电样伏下身子,嘴巴迅速缩成一支吸管,只听吱的一声,一汪曲折游窜东奔西突的酒液便不见了踪影。

责任到田后,肚子里的饥饱解决了,老善娃儿的娃儿们也长大了,女娃儿好打发,寻个好人家走了。可四个男娃儿八个蛋,个个等着说媳妇。四个娃儿站着都跟老善娃儿一般高了,都长着一脸青春美丽痘。这

茂堂堂(高大)四个愣头青货儿,仅凭着三间主瓦房,两间偏草房,谁能看上眼?谁家舍得把闺女往这穷坑里填?

卖个锅盖儿和箩头,也就挣个油盐钱,指望这给几个娃儿说个媳妇成个家,门儿都没有。老善娃儿急了一嘴燎浆泡儿,借酒浇愁,沾酒就醉,人送外号醉酒仙。他早早晚晚赶了集,便掏出一块钱,打上几两烧酒,靠柜台一喝,啥忧愁也没有了,背着剩下的锅盖儿箩头,一步三摇,神仙样腾着云,驾着雾,一条大路走不下,嘴里还唱着:“鞋儿破,帽儿破,身上的袈裟破……”

那天,醉酒仙赶集回来,天已过午。醉麻实倒的醉酒仙一进家门,就朝老婆吼:“老马姐儿,恁这懒婆娘,还不揍饭?老子都饿死喇。”

马姐儿抬眼看了看,还没来得及回答,醉酒仙便发起了酒疯,先摔锅盖儿后扔箩头,双手乍巴着上来揪马姐儿。

马姐儿吃了两拳挨了一脚,被打得急了,窜下了门前的水坑里。水坑水浅,仅漫住大腿。醉酒仙跟着跳进去,薅着马姐儿的长头发,一下一下往水里按,嘴里不停地骂:“老马姐儿,恁想死?看我不浸死恁。”马姐儿扑腾着,搯了醉酒仙一个屁股墩,趁机逃上岸来,留一路湿漉漉的大脚丫子。马姐儿湿衣裳粘着凸凸凹凹的身子骨,站在日头地儿里笑着骂:“醉酒仙,让恁嘅(骂)人,灌两口马尿,就不认得恁是谁喇?我马姐儿就是要活个翘健健,气死恁个鳖孙——老善娃儿。”

等马姐儿晒干了身子,醉酒仙卧在水里,酒也泡醒了,没事人儿似的爬上岸,朝着老婆嘿嘿笑:“走吧,走吧,回家我帮恁揍饭喇。”马姐一忽灵,跟上了节拍:“当家儿哩,我生怕饿着恁,饭早就揍好喇,还是恁喜欢的芝麻叶面条儿。”

看热闹的村里人,被这一对活宝逗得开心死了,哈哈笑得肚子疼。

笑声犹在,一转眼就是二十多年,醉酒仙的四个儿子一个个都发了。老大刘多粮由一台磨面机,发展成了面粉加工厂;老二刘多麦,承包了一百多亩田,成了种粮专业户;老三刘多谷由一个跑堂的,摇身一变成为省城一家大酒店的大厨;老四刘多米在广州打工,一月能挣八千多。

醉酒仙再也不熬煎一日三餐了,一堆儿孙绕膝,每天晚饭前都要对着一桌子菜,嗷儿嗷儿喝着小酒,醉眼迷离中,还忘不了与正看电视的老婆逗上几句嘴:“自从喝了晕头转向口服液,腰不酸了,腿不疼了,睡眠也好了,一觉睡一天都不是事儿!”老马姐儿愣愣神,吞儿一声笑了:“晕头转向口服液,大品牌,值得信赖!”两口子打情骂俏一辈子,活了八十多,无疾而终。